



蟹岛之谜 太空冒险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杭州）

007号情报员惊险故事之Ⅱ

蟹岛之谜 太空冒险

(英) 易安·弗莱明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007号情报员惊险故事之四

蟹岛之谜·太空冒险

[英]易安·弗莱明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2.25印张 261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80549-104-6/I·69

定价：3.20元

目 录

蟹岛之谜

1. 你的声音很清楚……………(3)
2. 武器的选择……………(12)
3. 假期中的工作……………(25)
4. 中国女记者……………(34)
5. 一张中国人的面孔……………(49)
6. 毒 蜘蛛……………(60)
7. 偷渡蟹岛……………(67)
8. 海滩惊艳……………(76)
9. 行藏暴露……………(88)
10. 夜宿险地 ……………(100)
11. 一心要做应召女郎 ……………(108)
12. 火龙破浪而来 ……………(119)
13. 最华丽的牢房 ……………(132)
14. 诺博士的晚餐 ……………(147)
15. 叛徒的狂想曲 ……………(156)
16. 最大的秘密 ……………(166)
17. 通风管里的酷刑 ……………(174)
18. 最后的屠宰场 ……………(183)
19. 有人追过来了 ……………(188)

20. 你是个妙人儿	(198)
------------------	-------

太空冒险

1. 是结束也是开始	(205)
2. 享受你的飞行	(212)
3. 早上和M与Q在一起	(219)
4. 胡果·德拉在家	(227)
5. 邦德急速转身	(245)
6. 床上刺探	(256)
7. 挂钟之后	(260)
8. 死亡威尼斯	(265)
9. 倾听音乐	(275)
10. 手法的快速	(286)
11. 里约的钢牙	(299)
12. 方糖——一块或两块	(307)
13. 兰属植物	(313)
14. 隐藏的城市	(319)
15. 太空约会	(337)
16. 地球，看得到我吗?	(352)
17. 除去重力的表演	(361)
18. 恶梦破碎	(368)
19. 毁灭生命	(379)
20. 返回地球	(383)

蟹 岛 之 谜

样 亭 译

1

226

•

10

1 你的声音很清楚

下午六点，太阳准时躲进兰山背后，散发出最后一抹黄色的光辉。一道蓝紫色的阴影，象浪涛似的倒泻在里奇蒙路上，慢慢延伸拉长。躲在花园里的蟋蟀和青蛙开始鸣奏起来，交织成一首高低音混合的乐曲。

距花园后面不远的马路上，此时行人特别稀少，显得分外宽阔而宁静。那些巨大公寓里有钱的主人们——大都是银行经理、公司董事长和高级公仆——五点钟就回家了，他们要和太太谈谈一天的见闻，或是洗个澡换换衣服。过半个小时之后，街上又恢复了生机，各种交通工具都慢慢出笼了。不过，现在这条半里长的里奇蒙路——京斯顿的商人都管他叫“富路”——除了阵阵浓郁的花香和空洞的台阶外，静悄悄的什么也没有。

里奇蒙路是牙买加最好的街道，它是牙买加的公园街。京斯顿的皇家花园，巨大而古老的房子里住着“最好”的人，每栋房子都座落在一、二英亩大的美丽的草地上，修理得整整齐齐，里面有最好的树木和名贵的花草。这条长而直的大道，比起他们白天在京斯顿赚钱住的地方，显得既凉爽又静肃。在丁形路另一边的顶端，是王宫的区域，

那里住着牙买加的总督和他的家人。

在高级区域的东边角上，是里奇蒙路一号。这是一座二层的楼房，每一层四周都有一条白色的走廊，一条小路通向大草坪上的网球场，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场地里洒水。这座邸宅是京斯顿社交上的著名场所——皇后俱乐部。五十年来，这块地方常常是滋生反对力量的处所。

当然，象这样一个地方不可能在现代化的牙买加长久存在。总有一天，皇后俱乐部的窗户会被打碎，甚至于被烧得片瓦不存。不过，目前这个亚热带的岛屿是块很有用的地方，而且经营管理得也很不错，岛上有加勒比海最好的食品和著名的甜酒。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晚上你都可以看到四部漂亮的小汽车停在俱乐部的外面。这四部车子的主人都是牙买加高级人士，此时正在里面打桥牌。他们差不多都从五点开始，一直战到午夜。以现在排列的顺序，你可以叫出每部车主人的名字。靠右边的一部是属于加勒比海国际部长的，其次是京斯顿刑庭名律师的，再其次是京斯顿文学教授的，最后一部是加勒比海区监督指挥官史壮威的，实际上，他是英国情报局的当地负责人。

一到六点十五分，宁静的里奇蒙路逐渐开始骚动了。三个瞎乞丐摸索着来到这个地区，然后慢慢地走到四部汽车前面。他们是具有中印血统的大个子黑人，不过他们在走路时弯着腰，用白色棍子点着路边石，使他们高大的身材显得并不突出。他们是成单行前进的，第一个戴着墨色眼镜，看样子比其他两人的视力要好一点，他把一个铝质的碗挂在左手的棍子上，第二个人的右手放在他肩上，而第二个人的肩上

则放着第三个人的右手，第二和第三两个人的眼睛都是闭着的。

三个人的装束都很褴褛，彼此始终没有说话，只能听到他们的打狗棍点在石路上的声音。他们正沿着边道走向停车的地方。

三个瞎乞丐出现在京斯顿算不得是什么奇怪的事。那里的街道上有很多身染疾病的人，但在这条富有而宁静的街道上，他们却给人一种极不愉快的印象。更奇怪的是，他们都是中印混血种，这种血统的混杂就不是普通现象。

此时，在玩桥牌的房间里，史壮威伸出手把四个人的牌分出来，在他发牌的时候，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

“一百镑的支票，”史壮威说，“再加上九十！”

他看看手表，站起来说：“我出去一趟，等二十分钟。比尔阁下，叫他们送点酒来，记我的帐，我走之后，别动脑筋看我的牌，我每次都留有记号的。”

比尔——这位陆军准将——粗重地笑了两声，接着按了一下他身旁的案铃，然后将对面桌上的牌一起收过来。他偏了偏头，说道：“快点！妈的。你经常在大家兴头上的时候，做这种冷场的事情！”

史壮威已经大步走出了门外，其余的三个人都相继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侍者轻快地走过来，他们分别要了自己喜欢的饮料，并另外代史壮威要了一杯威士忌和一杯水。

类似这样的半途停止的牌戏，在他们来说，已经非止一次了，而且每次的时间又大约均是六点十五分左右。就以这一次来说吧，虽然史壮威明知道那样有点失礼，可是他仍然不得不去他的办公处所，作一次例行的报告。

当然，对其他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而对史壮威就不同了，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在四人之中，算得上是一位要角。

对史壮威每次的中途退席，他从来没有说明过原因，也从来没有人询问过他。总之，他的工作是别人摸不透的。

距史壮威离去的时间已经二十分钟了，可是仍然看不到他的影子。现在他们三人才晓得，史壮威所以那样慷慨请客的原因，只是要他们老老实实多等一会儿。

侍者将饮料送来了，三人边喝边聊了起来。

事实上，那是史壮威最重要的一天，因为那是他回报任务的日子，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用无线电向情报局报告。除非他接到了命令，或是得到警告，不然，就得在当地时间六点三十分与总部联络上。

如果他因事离开原地，或是得了急病，那么也必须在离前与愈后，迅速报告或请示。至于报告的方法，当然不会一致，举例来说吧：如果他的第一次报告因情况过了规定的六时三十分，就必须等到七点，以“蓝色”的呼号报告，七点三十分则用“红色”。要是在规定的时间没有与总部联络，这就表示情况有了变化，那么，在伦敦方面专门负责这项任务的“第三部门”，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找出其中原因来，查明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工作上，史壮威是从来没有使用过“蓝色”或是“红色”呼号的，换句话说，他的工作一向顺利，没有碰到任何阻碍。

每个黄昏，在当地时间六点十五分时，他必定离开皇后俱乐部，跳进自己的车子，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驶上兰山的

一片小丘中间，然后进入一座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平房。接着他转过身来，自远远的京斯顿港，搜索到平房下面的山径，注意有无可疑的人物跟踪。

通常在六点二十五分，他穿过大厅，自后门走入办公室。他打开门锁，进去后，再将门反锁上。

此时，杜博罗小姐正坐在电报机前，头上戴着耳机，以“WXN”的呼号，十四兆周率的位置，向着总部联络。一架小型记录器平平地放在她白嫩而丰满的膝头上，她不停地重复着联络呼号。

杜博罗小姐是史壮威过去的女秘书，由于工作成绩斐然，如今已成为组织中的要员了；她除担任收发电报的工作之外，还担负着其他的重要任务。

史壮威每次进去总是坐在杜博罗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接着带上另外一副耳机，开始接受伦敦方面的指示。当时的时间是六点二十八分。

史壮威是一位身材高而且瘦的人，他右眼上方有一颗黑痣。他走起路来轻快有力，有一种潇洒的风度。

他迅速走出皇后俱乐部，又穿过几道侧门，跳下三处台阶，然后进入廊道。

此时，除了习习的晚风带给他精神与肉体上的快慰之外，他没有一点儿其他感觉。他精神轻松，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已踏上了里奇蒙路。

史壮威耸了耸肩膀，然后嘴角向上翘了翘，现出一丝神秘的微笑。

那三个瞎子沿着人行道正缓慢地向他走来。

他们大约相距二十码的样子，他当时估计，以双方的速

度比较，在他到达他的停车位置之前，三个瞎子将有一至两个先他而过。于是他一面加快脚步，一面从衣袋中取出一枚银币，丢入一个铝质的碗中。唔！他们原来都是些中印血统的黑人。

“上帝保佑您，先生，”领头的一个乞丐说。其余的两个瞎子闻声后，也一起点着头说：“上帝保佑您，先生。”

史壮威掏出汽车钥匙，弯下腰去。正在开门的当儿，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三个瞎子以闪电般的速度将史壮威围在了中央，同时以老练的动作，用笨重的乞讨袋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向史壮威的肩部、背部、臀部击去。

史壮威遭此偷袭，身体向前栽倒下去，默默地伏卧在人行道的沙尘里，没有呻吟，也没有呼唤。三个瞎子也是一样的，仿佛他们除了“瞎”之外，同时还是哑巴一样。

现在是六点十七分，随着一阵车轮声，一部又脏又破，插着无数羽毛的柩车，自“T”形路的方向直驶了过来。

柩车停下来的时候，三个乞丐已熟练地把史壮威的身体抬起，从车后门进入了车厢，后车门牢牢地关上了。

三个黑人分别坐在柩车的三个座位上，他们显得那么清闲安静，白色的打狗棍不规则地丢在他们身旁，黑色发光的驼毛大衣，高高挂在他们座后的上方。

三人不约而同地将大衣穿在乞丐服的外面，把讨饭袋丢在脚前，然后各自戴上一顶黑色的高筒呢帽。

司机亦为黑人，他有意无意地回过头来望了望。

“开车，快，开车！”最高个儿的一个凶手道。他低下头去瞥了一眼手表，指针告诉他当时的时间是六点二十分。

柩车起步之后，以大约三十英里的时速，绕着“U”字

形的弯路，向着起伏的山地驶去，三个凶手在柩车的小座位上，随着车子上下不停地前倾与后仰着。

“WXN, WXN, WXN……”

玛莉·杜博罗小姐一次又一次联络着。她按了按插头，以防接触不良，影响音量，然后又看了看手表——六点二十八分。他已经迟到一分钟了。杜博罗笑了笑，然后深长地吸了一口气，心想：他此时一定在不远的路上，三两分钟之内即可听到他的脚步声，接着听到他用特制钥匙开门的声音，继而看到他习惯地坐在自己的身旁，摸起耳机，温文地说：

“对不起，玛莉，讨厌的老爷车抛锚了。”或是“想不到混蛋警察又晓得我的车号了，在半路上找我的麻烦……”

杜博罗缓缓摘下耳机，伸长脖子向窗外张望。

“WXN, WXN,”她再次试验着。

此时是六点二十九分。她开始不安了。她感觉到了事态有变。但是继而一想，即便发生了变化，伦敦方面也会有所处置的，所以她又释然了。

当一个她最关心的问题浮现她的心头时，她紧张了——如果史壮威不能及时回来，又怎么办呢？她的双手颤抖了，她逐渐感觉事态的越趋严重，如果敌人来了怎么办呢？要是这些通讯器材与文件失去了怎么得了呢？她躊躇了，她考虑到了破坏，焚烧，可是，她立起身来，又轻轻坐了下去：“不能！”她默默地说，“他会回来的！至少伦敦方面会有指示的，我不能庸人自扰！”

杜博罗小姐用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同时又看了看表，时间是六点三十分。

“我的天！”她自语道，“他终于回来了！”她听到了

客厅中有脚步声。于是连忙在胸前划十字，接着把头一偏，微笑了——闭着眼睛微笑了。谢天谢地，两三秒钟之内他就会进来了，可是这两三秒钟是多么的漫长啊！

“WXN, WXN,” 一阵联络的呼叫信号之后，接着的是明语呼叫：“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听到我的声音了吗？”这是伦敦总部发出的，声音是那样的清楚而响亮：那是定向的，它在专门联络牙买加的工作站。

脚步声已经来到门前了。她于是冷静地对着发话机回答道：“听到你的声音了……听到你的声音了，你的声音很好，你的声音很……”

她的回答尚未说完，突然一件东西击中了她的脚腕，她连忙低下头去一看，原来是门上的铁锁。

玛莉·杜博罗迅速地带着转椅回过身来。一个男人正站在门口，但却不是史壮威，而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那人的皮肤黑中带黄，眼睛是歪斜着的，手中的枪口直指杜博罗。

玛莉在惊惧之中立即开口大叫。

那人冷笑了几声，缓缓移动一下枪口，瞄准了她的胸部，一连发了三枪。

这位美丽的女郎，应声倒向转椅的一侧。收报耳机从那黄金色的头发中跌落在她肩旁的地板上。

“牙买加，牙买加吗？你怎么不讲话了，牙买加……回答！”玛莉被枪杀三十秒钟之后，现场的室内，依旧响着伦敦方面的声音。

呼叫声停止了，收报机除了两只红绿灯外，已没有任何声音，室内静寂一片，只有从玛莉胸部伤口中喷出来的鲜

血，偶尔发出一两声气泡的声音。

凶手待玛莉确实死去后，才转身走去。但旋即又走了回来。他走进内室，取出一只箱子，箱子上用红色纸条封着，纸条上印着“强烈爆炸药”的字样。然后又找出一只钱袋子，袋上印着“泰蒂”和“李莉”的名字。他把箱子轻轻放在地板上，接着走向玛莉的尸体，把袋子中的钱全部倒在她的头上，钱又从她的头上散落在地上。

室内的保险柜是敞开着，柜中的密码簿被取出来了，放在办公桌上。凶手把炸药箱子打开，放在桌子底下，扯出导火索，小心翼翼地拉到外面的客厅里，接着取出打火机，点燃导火索的一端，然后起身走去。他急速奔向便道，人行道上停着那部放着史壮威尸体的柩车。他从柩车的后门攀登上去，又顺手把后车门关上，坐定之后，立即戴上一顶黑色的高筒帽子。

当炸药爆炸、黑色的浓烟自窗口向外升起时，那辆柩车已从马路上起步向瓦纳维尔驶去了。

至此，英国情报局牙买加的加勒比工作站，就这样被毁灭了。

2 武器的选择

二个星期之后。伦敦。

雾都的雾似乎比往日更浓了，微风吹来，加杂着阵阵来自大西洋的腥味。天下着丝丝细雨。人们穿着雨衣，撑着雨伞，行走在光滑湿透的人行道上，脚步显得分外沉重。

那是一个污秽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说法，连麦耶局长也不例外，尽管他做事一向都是就事论事，从来不把事情与天候等因素扯在一起。

雾渐渐淡薄了，但细雨却没有停止，仍旧漫漫地继续降着；雨滴落在地面上，扯起了一个个喇叭状的水泡。

当那个老而且黑的“银色的滚动的幽灵”出现在皇家公园高大建筑的门口时，雨好象落得更急了，他缩了缩脖子，向马路的便道走去。雨水不停地落在他的脸上，但他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

他注视着那位老年人的身影，踏着泥泞的便道，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那座高大的建筑。

麦耶局长沿着左侧走上八楼，再穿过一排门廊，然后到了他的办公室。

进屋之后，随手把门关上，再转身脱去大衣和帽子，挂